

巾帼砺剑向苍穹

■冯邓亚 李国华 叶星国



桂北大地，一场连绵细雨终于按下了“暂停键”，太阳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炽热的阳光下，大地水汽升腾，训练场热得犹如蒸笼。

上午8点刚过，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的女兵们已全副武装来到训练场。随着连长达训课目，各要素迅速就位。装备展开撤收、弹筒吊装装填、班组协同训练……姑娘们一丝不苟地投入训练，不一会儿迷彩服就湿透了。

“南方的天气就是这样，热的时候像进了桑拿房，冷的时候像掉进了冰窟窿……”训练间隙，为了调节气氛，林英开始拿天气说事，像是来找“背锅侠”给大家出出气。真别说，这方法还挺管用，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吐槽天气，脸上也慢慢露出了笑容。接着，林英又开始给大家加油打气。

“这个情绪转移法用得不错，再加上及时正向引导，更好地激发了大家的参训热情。”林英这一招让一旁的连长暗自称赞。

训练再次展开，看着大家额头上滑落的汗珠，双手拂过脸颊留下的道道污痕，这位连队组建之初的首批老兵、班长林英既有些心疼，又感到十分欣慰。在她们身上，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2013年，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成立，林英等19名女兵从不同单位、岗位齐聚湘江之畔，开始了全新的军旅生活。

第一眼看到导弹战车时，林英和很多战友齐声喊了一个“哇”字，逗乐了众人。特种装备的威武霸气、战车轰鸣的震撼与导弹昂首的气势……那一刻，想象着能够驾驶战车出征前线，发射导弹直刺苍穹，自豪感在每一名女兵心底油然而生。

然而，面对方舱内上百个按键和繁杂的指示灯、数百斤重需要人工装填的导弹弹筒，女兵们脸上的神情开始变得凝重。

第一天的学习训练结束，夜晚躺在床上，林英甚至记不清白天教练班长都讲了什么，脑袋里一片空白。

第二天训练前，看着女兵们有些迷茫的眼神，连长开始给大家打气。“来都来了，岂有再走的道理，更不能让人看咱们女兵的笑话……”

女兵们个个都是要强性格，听了连长的一番动员，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为了打牢理论基础，她们将数百个知识点打印出来，制成小卡片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结合实操操作背记；为了摸清装备“脾性”，她们钻车底、爬车顶，甚至钻进传动箱，经常是满手油污一身泥；为了熟练掌握操作动作要领，她们争着进方舱、抢战位……

经过半年的潜心砺剑，女兵们终于踏上了检验训练成果的“战场”。紧张、兴奋……实弹检验开始了，大家都渴望一试锋芒。

受领射击任务后，女兵们立即调整状态，按照操作步骤，快速完成射击准备。随着目标进入射程，操作手果断按下发射按键，导弹破膛而出，成功命中目标。

听着空中沉闷的响声传来，阵地上瞬间沸腾，女兵们用实力打消质疑，用“弹响靶落，空中开花”证明了自己。

那一夜，女兵们是带着微笑入眠的。初尝胜利果实，她们更加坚信，只要努力付出，终将破茧成蝶。

那场实弹检验过后，藏族战士斯娜拉姆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战车驾驶员兼导弹车瞄手。起初，想到即将拥有一副“八倍镜”，她内心充满了期待。前面几天训练时，她透过“八倍镜”，一会儿望天上过往的飞机，一会儿看看数十米外的战友，很是新鲜。

但这股新鲜劲儿没有持续几天，随着正式训练逐渐展开，这个开着数十吨重战车都呼呼生风的女驾驶员渐渐感受到当瞄手的不易。

训练需要跟踪模拟教练器，不仅速度要快，而且一练就是一小时，看得斯娜拉姆头昏脑涨。因为用眼过度，她的眼睛常常是泪汪汪的，以至于被战友调侃“看谁都是含情脉脉的”。

斯娜拉姆也被大家逗得哭笑不得。她两手一摊，摆出一副委屈无奈的表情：“唉，都是自找的。”

话虽这么说，但再苦再累，她从没有想过要撂挑子。

经过一次次协同训练，斯娜拉姆的训练成绩大幅提升，成了导弹发射车的“好搭档”。

次年，该旅实弹战术演习的号角如期吹响。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实弹射击将首次夜间对超低空高速靶机进行射击。这对女兵们的专业素质来说，是一次挑战。

“拼尽全力，也要完成任务。”部队出征前，女兵们纷纷在请战书上签下名字。

决战的时刻到了。夕阳西下，斯娜拉姆驾驶战车向作战地域疾驰，按预案准时到达战斗配属位置。从远处望去，战车扬起沙尘，犹如一头头猛兽正在急速进攻，充满着力量之美。女兵们迅速协同完成装备开设，做好随时“敌”准

备。天色逐渐暗了下来，阵地上一片漆黑。导弹方舱内，女兵们神经紧绷，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突然，目标出现，但还未等稳定跟踪，便消失不见。

霎时间，紧张氛围再度提升。女兵们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大气不敢出。数十米外的斯娜拉姆戴着通讯耳机，紧紧握着光瞄镜，在不断进行搜索。

“捕捉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斯娜拉姆追踪到一点点微光，经过判断，确认是“敌机”无疑。她一边死死咬住目标，一边迅速为搜索车指示方位。数秒后，战车锁定目标，导弹伴着那长长的尾焰喷射而出，女兵们成功命中目标。她们一举创下全军首次对超低空高速靶机射击直接命中目标的纪录，开创了光瞄捕捉高速靶机的先例，斯娜拉姆也因此荣立二等功。

几场战斗为女兵连打响了名号。在大家眼里，她们再也不是当初被质疑不能上战场的兵丫头了。2016年初，某新型导弹装备列装该旅，旅党委经慎重研究决定，由女子导弹连负责接装，这也意味着女兵们又要从零起步，踏上新征程。

“逢敌敢亮剑，巾帼谋打赢，在项项优秀、事事出色、处处一流的女兵精神传承下，连队定会续写新的光荣……”颁奖仪式上，时任连长何清清的动员掷地有声，再次点燃了女兵们不畏艰难、奋勇争先的激情斗志。

与此同时，实实在在的困难也摆在眼前——装备刚列装，没有配套教材，没有训练经验。望着眼前这个性能更加先进的庞然大物，女兵们虽有满腔热情却无从下手。

关键时刻，旅队送来“及时雨”，决定抽调骨干力量赴已列装该型装备的友邻单位先学一步。得知这一好消息，女兵夏伊琳第一个报了名。

回到连队后，夏伊琳与其他专业骨干充分发挥“酵母”作用，带领大家边学习边训练，边摸索边实践，全连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转眼间，连队迎来第一次全要素、全流程大合练，各战位的女兵们摩拳擦掌，做足了准备。

随着模拟上级命令下达，“战斗”正式打响，人员有序展开。角落里，一只秒表也随之转动了起来。

一遍、两遍、三遍……豆大的汗珠顺着衣服往下滴，可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单课目考核成绩全部取得良好以上标准，合起来怎么就不行了呢？急性子的连长眉头拧出了几条“皱纹”。

“用时太长！我们防空兵，抢的就是先机，如果战场不能先敌一步，怎么打赢呢？”训练间隙，连长把大家召集起

来，仔细分析制约成绩提升的症结所在。经过讨论，大家发现，因为战车较高，女兵个头相对男兵偏低，无论是装填，还是开设、撤收，抑或是搭设伪装，女兵们每次登上车顶都非常耗时费力，时间浪费不少。

“练！女兵身高不够，那就从力量和技术破题。”夏伊琳再次立下军令状。随后一段时间，女兵们体能训练加量，个个咬着牙向“女汉子”发起冲击。

夏伊琳带领一个班组，每天攀爬战车近百次，在不断尝试中，推出女兵“三步登车法”在全连推广。她担任教练员，逐人指导，讲述经验。经过训练，每名女兵都能快速登上车顶。

军人上战场，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炎热的天气，把战车表面晒得滚烫。战车卷起烟尘在训练场上不断往返，女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极限发起挑战，秒表上的时间也在一次又一次刷新。

一个月后的训练场上，连长举着厚厚几十页的成绩登记表站在了女兵的队前。此前，她想了很多想要表扬大家的话，这会儿却站在原地久没有开口。严整的方阵里，大家相视一笑，一张张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

当年9月，连队如期奔赴某演训场。作为该型装备首批专业骨干，连队综合考量，安排夏伊琳担任发射号手。

能不能打好这场开局之战，无论是对单位还是对自己，都至关重要。“没有选择，必须胜利。”夏伊琳暗暗为自己打气。

“正北方向发现敌机……”“西北方向发现敌机……”战斗刚刚打响，雷达屏就显示蓝军多批目标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突然袭来。初次交手就频出狠招，眼前的场景让人心中一凛。

稳定跟踪目标、进行火力分配，夏伊琳凭借丰富经验，成功捕获目标，并抓住短暂锁定窗口期，果断按下发射按键。首发命中！创下该型装备击落超音速靶机纪录。

走下战车，夏伊琳已然泪眼蒙蒙。她做到了，连队做到了！大家望着空中那团耀眼的火花和那股还未散去的硝烟相拥而泣，这是她们交出的优异答卷。

如今，女子导弹连已走进了第10个年头。9岁生日那晚，女兵们围坐在一起，许下一个共同的心愿——剑指苍穹，新时代导弹女兵定不辱使命。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前些天，我整理旧相册时无意间翻出一张老照片，不由得又想起了让我终生难忘的老班长。

班长姓张，山东莱西人，平时言语不多，但很乐观。修电机、测电路、放电影、写会标等，是电影队的常规动作。他每天都一丝不苟地带着我们训练各项技能。周末时光，他经常去礼堂顶上弹吉他，弹得最为动听的是那首《恰似你的温柔》。吉他声舒缓悠长，宛如轻风拂过湖面……日子风轻云淡地过着，直到一次半夜军号误播，打破了一份平静。

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国家地震局预测驻地附近可能会有地震发生，机关司令部作了抗震救灾动员部署。那一年，我参加全军统考，被原长沙政治学院录取。

去军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机关电话，作息时间实行夏令时，下午上班时间由原来的两点半调整为三点。当时已使用自动放号仪，只要设置好，到时间就会自动播放。

按照惯例，我对自动放号仪进行了调试，更改了作息时间。调整后，我就睡觉了。凌晨3点，急促的号音突然在营区上空响起。我当时睡得正香，号音居然没把我吵醒。此时，班长冲进我值班的宿舍，大喊：“小李，谁通知你放号的？”

我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惊慌失措地回答：“我没有接到通知呀！”班长快速拔掉电源，军号声才停止了。

这时，值班电话急促地响起，班长平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你倒下的那一瞬间，仿佛跌入我的梦境，至今我好像还没有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在那个午夜的至暗时刻，你把生命永远定格在58岁的年轮上。

星光闪烁的夜晚，我独坐窗前，思念的潮水在胸中奔涌。

认识你，也许是我人生偶然中的必然。那年，在家乡亲朋好友的张罗下，我与你相识。你悄悄地告诉闺蜜，打你第一眼看到穿海军军装的我，就喜欢上我了。

那时，你的家在镇上，我的家在乡下，家庭条件相差悬殊，但你愣是不嫌我穷。你是家里的独生女，并不擅长家务，可来到我家里什么活都干，连吃饭都比在自己家里吃得多，把我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年春节期间，当一辆自行车把你驮到我乡下的草屋，你便成了我的新娘。没有别的姑娘嫁娶时的风光，你却毫不介意。婚后，我回北京工作，你仍在镇上的单位上班。那时，一周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每到周日，你必定会带着一堆好吃的，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奔波十多里，去看望婆婆。即使遇到不良天气，你也风雨无阻，因为你明白你是代表我去看望老人的。冬天来了，你又给母亲做了羽绒服，母亲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结婚6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半年。来来往往的书信，成了彼此情感的寄托。我探亲时，孩子不认得我，悄悄告诉幼儿园老师：“我们家来了个爸爸呢！”虽然我对家里照顾极少，你却无怨无悔。

1992年春天，你随军来到北京。之后，你几次让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住。母亲来到北京后，你帮母亲洗澡、洗衣服，还带着母亲逛公园，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母亲说，她一辈子都没有享过这样的福。回到家乡，母亲逢人就夸小儿媳孝顺。

母亲回去后，心却留在了北京，时时记挂着我们，念叨着小儿媳的好。她在过了100周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恰恰是你的生日。噩耗传来，你泪如雨下。我说母亲选择这一天离世，也许就是为了纪念你的好。

对于独生子女的你来说，早把照顾好老人当作自己的本分。两年后，岳父在老家去世，你就把自己过过八旬的母亲带到我们身边照顾。一次，当你带母亲去医院看病时，才从她嘴里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你原来不是她亲生的，你是从育婴堂抱养的。这件事对你并未带来多少影响。你一如既往地善待养母，下班后常常挽着老人的胳膊散步。院子里许多老同志见此连连赞叹，说现在还能够挽着父母胳膊散步的孩子不多了。你的孝心感动了大院里的许多人。于是，经过各部门层层推荐，你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的“孝星”。

对孩子，你也是倾注了满腔的爱，使其健康成长，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最终考上大学并读了研究生，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位。你也多次被所在单位评为“好家属”，我们的家庭还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

对于我的工作，你更是无条件支持，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你只要在家，就把

你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你一直对解放军有着特殊的亲近感，特别喜欢穿军装。我每次发新军装，你总会偷偷地在卧室里试穿，还照着镜子欣赏自己穿军装的模样。一天，我当面揭你的老底：“哎，我发的那些新军装，你是不是都试穿过？老实交代！”你脸一红：“瞎说！”然后，我们哈哈大笑耍闹。

自从从军之后，你一直在军队机关工作，一直干到副处级职员。作为一名军嫂，你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赞赏。

时光飞逝，本来再过两年你也要退休了。我们曾畅想过，等你退休后，我们就可以结伴四处云游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天夜里你下班回来不久，生命因突发脑梗梗然而止。

多少深沉的情愫还没来得及倾诉，多少美好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撕心裂肺的呼唤再也叫不醒你，孩子悲痛欲绝的哭声再也不能让你睁开眼。你就这样轰然倒下，离我们远去了。

从此，你把温馨的笑容留在了黑色的墓碑上。上面雕刻着一个平凡军嫂的名字——龚亚梅。

星 夜 忆

■朱金平

一切家务承包下来，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每次我出差回来，你总会做上我最喜欢的饭菜等着，因为你担心我在外吃不好。对于我写的稿件或拍的照片，你总是乐当第一读者，还常能提出一些令我感到惊喜的意见建议。这些年来，我先后荣获长江韬奋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等荣誉，出版过40多本书籍，多次立功。这里面都有你的功劳。

日子总是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时光里度过，我们也许少了许多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果实。有一天，我开玩笑地问你：“你怎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你脱口而出：“我就是喜欢解放军！”我又问：“解放军有那么好，为什么你就看上了我？”你眨眨眼，狡黠地一笑：“谁叫我遇到了你呢！”你还告诉我，自己从小就想穿军装，但没有机会，当个军嫂也算满足了自己的心愿。

也许是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你一直对解放军有着特殊的亲近感，特别喜欢穿军装。我每次发新军装，你总会偷偷地在卧室里试穿，还照着镜子欣赏自己穿军装的模样。一天，我当面揭你的老底：“哎，我发的那些新军装，你是不是都试穿过？老实交代！”你脸一红：“瞎说！”然后，我们哈哈大笑耍闹。

自从从军之后，你一直在军队机关工作，一直干到副处级职员。作为一名军嫂，你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赞赏。

时光飞逝，本来再过两年你也要退休了。我们曾畅想过，等你退休后，我们就可以结伴四处云游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天夜里你下班回来不久，生命因突发脑梗梗然而止。

多少深沉的情愫还没来得及倾诉，多少美好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撕心裂肺的呼唤再也叫不醒你，孩子悲痛欲绝的哭声再也不能让你睁开眼。你就这样轰然倒下，离我们远去了。

从此，你把温馨的笑容留在了黑色的墓碑上。上面雕刻着一个平凡军嫂的名字——龚亚梅。



勇往直前 (油画, 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邹积平作



长征

第 5562 期